



夫一藝之善於人必有所濟于  
物必有所利濟人利物功補造  
化良相而外則惟良醫之不可  
以不為也然而生死此寄藥  
餌之投禍福懸於反掌豈又  
不可以易為也辛巳歲余

以公事來興主於通家江生  
光彥之醴松軒其弟人守  
田先生精岐黃學四方就診  
者轍盈戶外全活甚多采  
一日偶患臂痛手指麻木江  
君飲以人參益氣湯數服而

命余詔君投劑之効如谷之應  
響神乎技矣江君瞿然謝曰純  
無裨處因於架上檢得黃齋  
高先生折肱湯錄薛氏醫案  
兩書以質曰公所謂神者不出此  
數卷中余迺靜坐翻閱歎分

不寐頗覺心目用朗深嘆閭齋  
於此道真三折肱矣夫閭齋善  
病因善藥集中所載大抵徑生  
平閱歷者甚多亦且斟酌于五  
方風土之燥濕審量於四時節  
氣之寒熱有兩人於此彼此同一



病也而不能執此之藥以用於  
彼有一人於此今昔同一病也  
而不能執昔之藥以施於今  
其發明也可稱本草之箋疏  
其纂輯也可成內經之羽翼  
源竟委觸類更端令病者五

臟焉瘦鑿若隔垣必見因宜人  
置一部於座右以為衛生療疾  
云龜鑑况吾曾宦海飄泊以及商  
旅羈人倘遇荒徼之地陰陽寒  
暑之侵醫師國手遽覓為難  
若得此卷携之行篋隨時拾

閱不啻盧扁之立至於前也豈  
不快哉但板刻已壞書肆中  
善本亦稀茲幸得一帙僅援為  
獨握之寶而不能徧公請並非  
仁人君子之用心矣今特重  
付歌剛將二者合而為一名之曰



醫宗撮粹海內亦有其出  
人之咸免厲札之灾而共享祥  
和之福直妄擬於少陵廣廈千  
間香山犬裘萬犬之想亦不自  
揣之甚然必如此而是書庶可  
以垂久并令黃閣齋一片婆心

如揭於今日與夫江守田  
一生宏願快然而暢遂而  
未亦自在此舉即是濟人  
利物之一事豈可以一事  
之善輕其善小而不為  
也夫

乾隆叁拾叁年歲在戊子  
仲冬月原任甘肅永昌  
縣知縣前署固原州知  
州山右白鍾麟聖書氏  
撰



余幼不敏就傳後句讀之暇留心醫藥常取古今經驗良方抄錄不輟經師謂有妨課業每詬厲之但此道為鄙性所近又念衛生濟物身世交受其益古人良相良醫之說即此意也顧其理最微其義最精其用最神投之而當則立見功投之而不當則立

見害若讀書不博而貫診脉不靜而  
細用劑不明而斷臨症不多而久鮮  
不以人命為嘗試矣樵李樂白道人  
少病羸為時醫所悞數十年不能脫  
茹荼之苦身所親患之症考之方書  
十居四五口所親嘗之藥稽之本草  
亦十居四五於是就其所患與其所



嘗孰者效孰者不效隨筆記之分為  
養神養形醫藥三篇名曰折股漫錄  
又取薛氏醫案加以評註夫立齋羅  
列各種病症如某人患某病用某藥  
而病反增用某藥而病頓愈固已俾  
二氣五行君臣佐使神明變化之理  
朗如星斗之經天江河之行地矣而

聞齋先生又復於每案之下挾其秘  
而標以新義鬯其說而引以更端尤  
能發立齋所未發膺每讀之如昏衢  
之得明燭朗目快心疑團冰釋持此  
問世試無不效則此二書者缺一不  
可當合成一編球貝寶之而著蔡奉  
之者也迺舊刻自有明萬歷間迄

國朝百數十年板刻模糊善本絕少  
大懼斯集之久而就湮也晉陽白  
公向宰是邑仁心為質善政甚多凡  
事之有利於民者知無不為今於是  
書歎其養生壽世之功不可枚舉遂  
慨然以重刻為己任令此書煥然一  
新人人得而購覽之病者可以脫疾

蔡之困而醫者不致受二豎之欺誠  
斯世斯人之大幸也則是刻也立齋  
閣齋之靈寔式憑之而我公利濟  
之心久將與是書永賴於無窮矣

乾隆戊子季冬揚州守田老人江膺  
撰

